

钱穆先生著作「新校本」

钱穆

阳明学述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钱穆先生著作

[新校本]

阳明学述要

钱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明学述要 / 钱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08-3627-5

I. ①阳… II. ①钱… III. ①王守仁 (1472 ~ 1528)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90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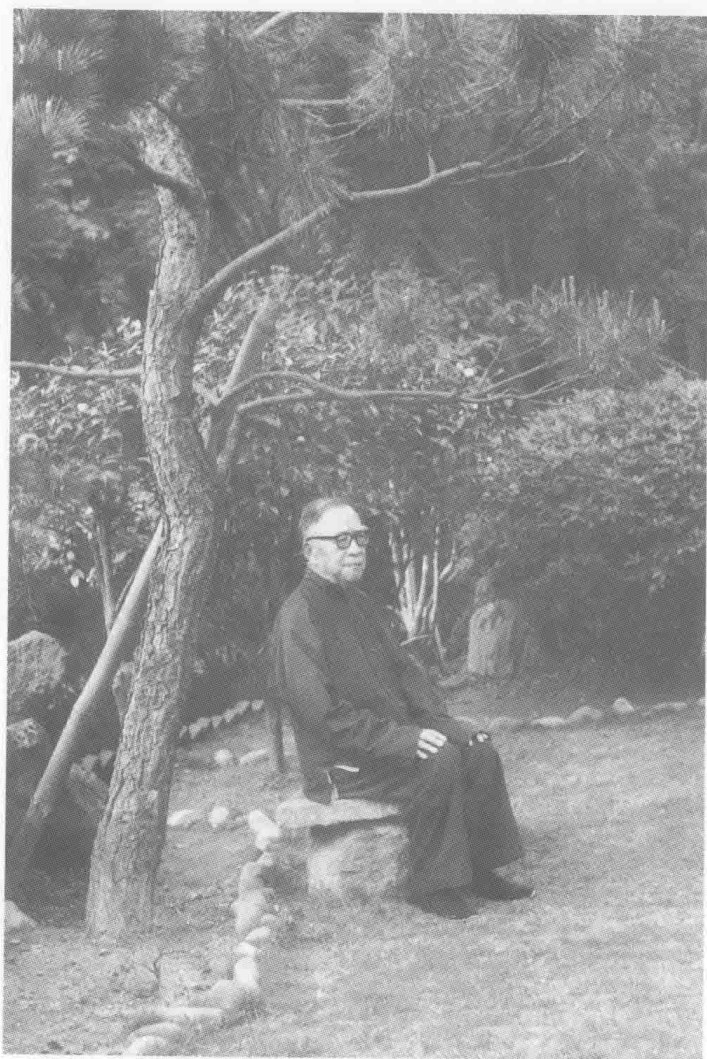
阳明学述要

作 者 钱穆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责任编辑 周弘博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4.75
字 数 8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627-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钱穆先生著作

[新校本]



钱穆先生

舉撥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草木萬物並惡乎知君子
 小人哉可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也彼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及或聖人變變為仁讓政為義而天下始始於於濼濼為樂
 備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純撲不不執為檟檟禱白玉不不毀毀執
 為圭坤道德不廢要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用禮樂禮樂五色不不亂亂執
 為文承承不亂執執應六律大大成成模以為器又又近之罪也毀道
 德德益仁義聖人聖人之過也也大大正正此此謂謂食食水水與與交交頤頤相
 親親剛分背相背相與與馬馬知知此此矣矣人人以以所所謂謂之之以以月月題題而而前前也也
 罪也也天天林林胥胥氏氏之時時民民居居不不知知所所為為行行不不知知所所之之舍舍哺哺而而熙熙鼓
 腹而遊遊民民能能已已此此矣矣及及至至聖聖人人出出於於禮禮樂樂以以匡匡天下天下之之形形勢勢勢勢

此亦實又入...
 則秦之時諸子並出莊周亦其一也莊子與老子主張同皆意氣
 物當任自然之趨勢則常性不識而有同德之樂此篇竟古
 謂治天下之人以禮樂匡天下之形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若是則夫
 民之本性而毀道惡矣故處處與與儒儒家家聖聖相相人人背背也
 陸陸一作一作驢驢健健跳跳也也真真情情本本性性也也聖聖教教聖聖義義直直儀儀行行禮禮密密時時之
 去去也也路路寢寢路路大大也也寢寢大大時時宮宮殿殿之之一一座座甚甚也也路路寢寢即即大大宮宮殿殿也

新校本说明

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繁体版为本，进行重排新校，订正其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内容保持《全集》版本原貌。

《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系钱穆先生一九二八年春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而作，收入该馆所编《万有文库》中，初版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一九五四年十月，先生将原书略加改定，易名“阳明学述要”，交由台北正中书局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再版。

九州出版社

序

讲理学最忌的是搬弄几个性理上的字面，作训诂条理的工夫，却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次之则争道统，立门户。尤其是讲王学，上述的伎俩，更是使不得。王学虽说是简易直捷，他的简易直捷，还从深细曲折处来。这是一本四五万字的小册子，若要把王学的深细曲折处一一剖示，自所不能；但王学之真着精神处，亦已扼要地显露。读者须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则自无不豁然解悟。为要指点争道统、闹门户的无聊，在起首增了两章，在结梢又添了一章，讲及北宋以下理学诸儒的努力和见地，直到阳明末后，以及清儒。虽则粗略已极，对于王学真切的认识上，决非无补。至于阳明一生事业，因本书体裁所限，不得不格外地从略。在第三、第四和第八章里，虽也叙到个大概，到底有不完不备之嫌。阳明讲学，

偏重实行，事上磨练，是其着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读者能把《阳明全书》里详细的《年谱》和近人余重耀的《阳明先生传纂》仔细一读，庶无缺憾。本书所引各家原文，均据黄氏父子两学案；别有称举，则随条附注，此不备列。著者在人事纷拿之际，草促成书，未能精心结撰。本所欲言，十不得一，而气脉文理亦先后有殊。此则深所自疚。其纰缪处，以待大雅之教正。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无锡钱穆识

目 录

序 / 1

一、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 / 1

二、明学的一般趋向和在王学以前及同时
几个有关系的学者 / 22

三、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 / 40

四、王学的三变 / 46

五、王学大纲 / 57

六、阳明的晚年思想 / 79

七、王学的流传 / 117

八、阳明年谱 / 130

一、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

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时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宋明六百年理学，大体说来，宋代是创始，而明代则是结束。王守仁尤其是明代学者里的重镇。到他手里，理学才达顶点，以后便渐渐地衰落了。所以评论王学的价值和地位，要看他解答问题的一面。那些问题，是从北宋时早已提出，积叠讨论，遗传下来的。现在要讲王学，先讲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

大体扼要地说来，宋代学者所热烈讨论的问题，不外两部：一部是属于本体论的，一部是属于修养论的。他们虽说是意见分歧，不相统一；但是到底有他们全体一致的

见解。他们有全体一致的见解，所以成其为—时代的学风；他们的意见纷歧，不相统一，便在共同的学风下面保存着他们各人的精神和面貌。他们对于本体论共同的见解是“万物—体”，他们对于修养论共同的见解是“变化气质”，许多问题便从这上面发生。

最先提出“万物—体”的主张的，可说是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其次便是张横渠的《西铭》。纷歧的意见，也便从这里引逗。依据常识的观念，万物只是万物，各个个体是各自分离，各自独立的。现在要说各个体并不各自分离，各自独立，像—般的见解。各个体的内质实在是一个更大的全体，而各个体乃其全体之一相。譬如耳目口鼻，只是人面的一相。要叫人弃掉小我的成见，认识大我的真理。这一番理论如何的说起，这—种证据如何的找寻？这是周濂溪、张横渠提出的问题，而为—辈宋儒所热心的讨论的。

“万物—体”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宋儒特有的。从各民族的思想史上看来，提出这个问题而加以讨论，也已不知几多次数的了。他们的解答，不外是三点：—是说万物都是一个天神所创造，所以是—体的；—是说万物只是—种原质所变化，所以是—体的；—是说万物只是—个心镜所照现，所以是—体的。这三种说法，便成了宗教、科学和哲学。有些人天性好动，爱复杂，爱玄妙，他专向外面去寻证据，找说法，结果就有惟神的宗教，和惟物的科学；

有些人天性好静，爱单纯，爱切实，他专向自己本身去寻证据，找说法，结果就有惟心的哲学。普通说来，哲学里有惟心、唯物两派的争论，其实唯物派的哲学，只是科学的倡导或是他的宣传罢了。照我意思，要说万物一体，只有三种说法，一是惟神论，一是唯物论，一是惟心论。说法不同，他们找寻的证据，也便不同。

周濂溪的《太极图说》，是从“唯物”的观点上说明“万物一体”的。现在引其原文之一节如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这是说人和万物最先只是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的起先只是阴、阳二气，阴、阳的起先只是一动和一静；但是要求那一动的起先是无可推求的了，所以说是“无极而太极”。太极是推求的最先因，若由此再推求，则更无最先

因可见，故说是“无极而太极”。或说万物是上帝所创造，或说万物乃吾心所照现，都是寻因于物外。现在是即物本身而言，故更无最先因可见，这便是自然主义的旧论调。

张横渠的《西铭》，便和濂溪《太极图说》不同。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与也。

他只说着天地万物之与吾为一体，却没有罗列证据，说出其所以然。

到后来二程手里，他们极推尊《西铭》。程明道说：“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程伊川说：“《西铭》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朱子也说：“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但是濂溪的《太极图说》，则二程生平并未道及一字。这期间显见有一个道理。原来二程讲学，爱从自己心坎上说起，他们不喜欢走远路，像濂溪的《太极图说》那样，逆溯到天地未生之前，又推广到万物之无穷。他们以为要指点天地万物之一体，不必从天地万物着想，只叫人反认心体，便已见得。程明道的《识仁篇》说得很明了。他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

又说：

《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横渠《西铭》，原名《订顽》。顽则是麻木不仁，《订顽》里的意思便是仁，仁便是浑然与物同体，学者只须把此意思诚敬地存之于心便得，这是明道的见解。伊川的说法也和明道差不多。他说：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又说：

圣人之心，未尝有在，亦无不在。盖其道合内外，体万物。

可见他对于“万物一体”，亦只从心上说。

讲到这里，虽说是本体上的问题，其实已关涉到修养的方法上去。天地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宋儒所公认的；只是怎样去认识或说明，才有异同。有些主张从吾心去体认，有些主张从万物去参究。这不徒二程与周、张有异同，即周、张自身，从他们著作上看来，已有此异样的趋向了。濂溪《太极图说》似乎近于有唯物论的倾向；但是他的《通书》，便多从心性上讲。横渠的《西铭》，虽不涉及阴阳五行之说；但是他的《正蒙》，便多讲阴阳五行了。这一个歧趋，直到南宋朱晦庵和陆象山，才明白的分裂，明白的对峙。

朱子讲格物，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是承着濂溪《太极图说》、横渠《正蒙》的精神。象山只说立心，说自立，说自省自觉，说心即理，说万物皆备于我，比较与二程尤其是大程为近。他们的所谓理，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一个要即物而格，一个要反求之心。所以朱子极推濂溪《太极图说》，而象山则疑为非周子所为，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说他与《通书》不类。他们往复的辨难，便是这个来历。

同时对于横渠《西铭》，朱子和象山之兄梭山，也有一

番争辨。象山和朱子辨“无极”，便是接着梭山的未竟之论。梭山、象山，他们自然是意见一致的。现在把梭山和朱子辨《西铭》的意见摘要一说。

梭山的原书早已遗失了。根据朱子答书，大抵梭山以为《西铭》不当谓乾坤为父母，失之胶固。朱子答书云：

……（上文辨“无极”。）至于《西铭》之说，尤更分明。今且以首句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哉？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则其立言之失，胶固二字，岂足以尽之？而又何足